



阅读一棵树

王志高

我的寓所后园有一株老槐，不知何人所植，亦不知其年岁几何。树干粗壮，皮纹纵横，每逢夏日，便撑开一伞浓荫，筛下些斑驳的光影来。

一日闲坐其下，忽发奇想：倘若树能言语，不知要诉说几多故事？这念头一起，竟再难按捺，便决意要“读”它一读。

初读其皮，便觉艰深。树皮皴裂如龟甲，纹路交错似古文。想起古人灼龟甲以卜吉凶，裂纹谓之“兆”。此树之皮，岂非亦是一种“兆”？阳光晒处，皮色浅淡；背阴之地，却黝黑如墨。向阳背阴，显是生存之道。达尔文谓“适者生存”，此树能历风霜而不倒，想必深谙此理。

树干上有一疤痕，呈椭圆形，细察之，竟是旧年斧斫痕迹。想是当年有人欲伐之而未成，留下这未完成的杀戮。树却将伤口包裹起来，形成一圈凸起的纹理，宛如给伤口绣了边。这倒令我想起苏轼《病中游祖塔院》诗：“因病得闲殊不

恶，安心是药更无方。”树之愈伤，亦是一种“安心”罢？

仰观其枝叶，更觉有趣。新枝向上，争先恐后；老枝横斜，从容不迫。一枝突兀地伸向东南，比其他枝条长出许多。究其原因，原来是那边有一隙天空，可得更多阳光。生物趋光，本能使然，但如此执着一线光明，倒也显出几分倔强。郑板桥画竹题诗云：“咬定青山不放松，立根原在破岩中。”此槐虽非翠竹，那份执着却不遑多让。

最妙是读其根。稍稍拨开浮土，便见根须纵横，有粗如儿臂者，有细如发丝者。粗根深人，细根四布，组成一张隐秘的网。白居易《有木》诗云：“托根附树身，开花寄树梢。”此树不附他人，自力更生，根扎得既深且广，方能在风雨中屹立不倒。忽见一截断根，已经枯朽，想必是当年与邻树争地败北所遗。草木之间，亦有疆土之争，只是人不知耳。

树上有蚁群循树干上下，

忙碌不休。偶尔风来，枝叶摇动，惊得蚁群四散，风定后又重新集结。此情此景，颇似人世间的扰攘与坚持。庄子云：“朝菌不知晦朔，蟪蛄不知春秋。”蚂蚁眼中，此树大约是永恒的存在罢？殊不知树亦有寿限，只是比蚁漫长许多而已。

黄昏时分，夕阳为老槐镀上金边。一群归鸟栖于枝头，叽叽喳喳，仿佛在交流一日见闻。树静静地听，偶尔随风点头，似在回应。此情此景，忽然领悟到辛弃疾“我见青山多妩媚，料青山见我应如是”的意境。人与树相对，也是一种交流，只是方式不同罢了。

夜来点上灯，窗前犹见树影摇曳。想起日间所见，恍然有悟：此树生于斯，长于斯，不慕远方，不求闻达，只是认真地活着。春来开花，秋至落叶，寒暑交替中自成节奏。人常自诩为万物之灵，却难得如树这般专注当下。

阅读一棵树，原是在读生命本身。

20多年前，我初入职文物行当，工作地点就在太原城西南美丽的天龙山上。山中岁月漫漫，在当时，除了日常行政、业务工作之外，读书就成了我业余时间唯一的爱好。

古联曾说：“世间数百年旧家无非积德，天下第一件好事还是读书。”虽然自认为有着“天下第一件好事”这样的爱好，苦于没有具体目标，因此在当时，我的读书漫无目的，想读就读，想放就放。就是在这样学习工作交错的切换中，度过了我人生中打基础的关键几年。

同乡前辈吴高歌先生有云：“有涵养方成学问，无间断便是功夫。”读书的意趣在于涵养心灵，这就是学问；读书的办法在于无间断，这就是功夫。伴随着具体工作，如何在读书过程中提升自身境界，成了我首要解决的问题。《菜根谭》有云：“事理因人言而悟者，有悟还有迷，总不如自悟之了了；意兴从外境而得者，有得还有失，总不如自得之休休。”这副联意境悠远，尤其注重自修自悟与自得，自修是手段，自悟方是真悟，自得才能真得。

品读这些关于读书的对联，我渐渐悟出，无论外界环境如何变化，要将自修自悟和自得作为提升境界和修养的主要手段。

除了喜欢和读书相关的对联外，哲理性强的对联我也很爱好。有一年，我去兰州出差，顺道考察完简牍博物馆后，无意在对面的广场发现有一副“曲者曲也曲尽人情愈曲愈妙，戏其戏乎戏推物理越戏越真”的佳联。回到太原，在一次和同乡前辈吴国荣先生关于文学方面的深入交谈中，无意提到此联。在他的巧妙点拨之下，我发现此联与他说的“大事不虚，小事不拘”传统戏曲理念，有着异曲同工之妙。猛然间似乎明白了，“曲尽人情”“戏推物理”这些哲理性极强的经典语句大概就是戏曲创作的基本规律，所谓隔行不隔理，此联愈读愈觉值得玩味，受益匪浅。

读写对联有意趣

吴鹏程

读懂对联佳作可以产生一种共情，能创作对联似乎方能体现自己的修为和境界。2020年底，我重新入职天龙山一年有余。时近春节，在同事的鼓励下，我自创了一副联。上联是“天送吉祥文物迎新开盛世”，下联是“龙腾瑞气蟠松辞旧展宏图”，横批是“灵秀名山”。对联完成后我就搁置了此事。有一天坐公交车到大南门下车后，若有所思地在路上走着走着，不知不觉就到了艺兴先生的麒麟画馆，当时青年书法家薛天喜正在写春联。我突发奇想，恳请他为我修改并书写此联，他说，这副联不错，欣然答应书写。写好后，我将此联带回单位，交给同事，并由工作人员在除夕贴到天龙寺大门上，以贺2021年新春佳节的到来。令人想不到的是，就在当晚，天龙山石窟第8窟北壁主尊佛首亮相春晚，一时引起世人极大关注。有意思的是，对联的内容竟然与佛首回归的喜讯不契而合，至今回想起来，依然别有一番风味。

2022年，组织上安排我到莫高窟访学。在此期间，我也结合自身实际，撰写了“五眼圆明千世界，一心清净两边关”“闭门谢客，山外青天随心有；开卷读书，心中净土傍山生”“少云无病呻吟句，多读直抒胸臆词”等几副对联。其中“五眼圆明千世界，一心清净两边关”这副联，基本可以表达当时我的思想认识水平。实际上，要想读懂莫高窟千年绘制的壁画，就得有“五眼圆明”的通达；要想明了丝绸之路上的阳关、玉门关的往事，就应有“一心清净”的情怀与境界。

回想这些年来，在工作和生活的切换之间，我撰写了几副联，满意与否且不论，至少反映了我当时的真实想法。晋祠的美在于“塔影相和真境界，树色互融空道场”；天龙山历史文化的深厚体现在“漫山阁高，阅尽沧桑延后世；蟠龙松碧，思明忧患误前身”。对于个人而言，如何在我的牧雪斋修行，只有“斋身不如斋心，斋心不如读书”；如何立意撰写文章，应该“净口作文，碌碌皆从眼前过；正心论史，茫茫偏向意中来”。

岁月悠悠，时光何用愁。蓦然回首去，忽已几多秋。20多年过去了，对联——作为优秀传统文化的表现形式之一，似乎早已进入我的内心深处，与我的工作、生活，乃至我的专业如影随形、不离不弃了。



向清晨借时光

袁成

关掉最后一盏灯，手机屏幕的光便成了房间里唯一的主宰。拇指机械地上滑，视频一个接一个，剧情一集连一集。窗外的城市渐渐静了，只有我这里，还亮着一小块不合时宜的白光。明天七点要起床，八点半有例会，这些都知道。但眼皮沉下去又挣扎着掀开——像守着什么怕被夺走的珍宝。

这偷来的夜，真属于我吗？白天被会议、邮件、陌生的笑脸和明确的绩效瓜分得干干净净，连喝口水都像在赶进度。只有躺下的这一会儿，时间才听我的。哪怕只是漫无目的地刷着无关紧要的信息，也有一种“我在生活”的错觉，像是从生活的指缝里，硬抠出一点自由的沙。

代价很快显现。清晨的闹钟变成刑具，挣扎起身时头重脚轻。地铁上站着都能睡着，

黑眼圈用再贵的遮瑕霜也盖不住。整个上午浑浑噩噩，咖啡一杯接一杯，喝下去也只能维持一种清醒的假象。白天还给了工作，夜晚也没能留给自己——它被碾碎成了手机里划不完的信息和第二天灌满全身的疲惫。

我决定试试“还债”。强迫自己晚上十点半上床，手机放在客厅。头几天简直是一场酷刑。黑暗里格外清醒，总觉得错过了什么。但坚持了一周，变化悄然发生。六点自然醒，天刚蒙蒙亮。世界还很安静，时间像被拉长了。

我用这“多出来”的一小时发呆，看天色如何一分一分变亮；换上跑鞋，在清晨的风里慢跑，汗水冲走了残存的睡意；甚至能从容地做份早餐，看着鸡蛋在锅里“滋滋”一声摊成圆满的太阳。这些事不大，却有种实

实在的“我在活着”的触感。

从前，我向黑夜借贷欢愉，利息是白天的精气神。如今我试着向清晨借贷希望，发现它慷慨得多，赠我以清醒的头脑和一整天的从容。夜晚的屏幕像一口井，投进去时间，捞上来虚空；而清晨的时光是土壤，种下一点行动，便能长出扎扎实实的枝叶。

原来，所谓“时间的主权”，不是从哪里拼命抠出一段来挥霍，而是让每一段都流淌在自己的河道里，不淤塞，不泛滥。深夜的清醒是种悬浮的快乐，像无根的烟火；而清晨的生机，是接了地气的，能长出力量来。

我不再和黑夜争夺什么了。我学会了与清晨做朋友。当第一缕光落在餐桌上，我慢慢喝完一杯温水，感到一种平静的富足——这一天，至少开头的一个小时，是完全而踏实地属于我自己。

这或许就是最好的偿还：不再透支明天的自己，去填补今天的空洞。让夜晚安心地黑，让清晨从容地亮。在光与暗的交替里，找回生活本来的不慌不忙的节奏。